

走親戚

「文革」中期，我們一家人遷回了老家，交通的進步、生活水準的提高，走親戚再也不用跋山涉水。帶的禮也漸漸商品化，重包裝，華而不實了。

父母因為回了老家，還在那一方當個幹部，親戚們認為就應該年年見月月見甚或天天見。從異地坐機關改為基層職能部門，父母比原來忙多了，故而走親戚的頻次並沒有增多，就此也落下了一些埋怨。

讓我最尷尬的是，有一個冬天，還在插隊的我，被大隊派去叔叔那個村取經，那個村因為窮，苦大仇深，階級教育展覽館辦得好，上級考慮到我有親戚在，就讓兩位學校的老師和我一起去乘車去了老家。

當我在當地大隊幹部的帶領下走進叔叔——膠東叫二爹——的院子時，嬌子——二媽——正在堂屋裏灶上洗一大窩地瓜，她用一把大的木鏟一樣的工具在大鐵鍋裏攪動，可能是要燒豬食。

大隊幹部喊着她的名字說：「看看你家親戚來了！」沒想到她看了我一眼，回了一句：「哪來的親戚，我們家沒有親戚！」看着她抹着眼淚丟下木鏟、掀開門簾進了裏屋，當年才八九歲，缺少處世經驗的我，聽着半懂不懂的膠東話愣在那裏。

當然，後來是大團圓結局，不僅我受到歡迎，同來的兩位老師也被請去熱情款待。老師走後，我又在那曾經睡過我家幾代人的大炕上結結實實睡了兩個晚上，並與二爹二媽及我家兩個後代一起剝了大半夜的花生。

也許是嬌子回過了神，接下來的兩天裏，對我十分友好，不僅認真地指着院內幾間房屋說：「你爸爸當年出去當兵打仗，但他啥時回來，這房子都有他的份。」還帶我去屋後看山，指着哪是咱家的果樹，都是什麼什麼樹。我自然也極力融合親情，把自己口袋裏不多的錢都花在村裏的小賣部，為二爹買了一瓶劣質酒，為兩個小弟妹買了本子、筆和襪子。

這件事，一直到媽媽去世我都沒有告訴她。我曾隱約聽說過，二媽曾提出過讓我爸為堂弟安排工作，但當時「文革」尚未結束，剛從外地遷回原籍，不敢多說一句話的爸，是不可能也沒有權力為自己的侄子安排工作的。吃公家飯的難處也嫌嬌子她不能理解。

當然後來，這些芥蒂都已經不存在，當年要爸安排工作的堂弟，早已有了自己的事業，並且幹得很不錯。就是在老家的那段時間，我家的親戚才一一從書信中走到現實，叔叔姑姑們也間或攜子女上門，媽也竭力地熱乎着，為婆家的親戚端吃端喝甚至端洗腳水。

後來，爸和媽又離開了老家，跟着哥哥在安徽過生活，走親戚模式重啓，只是父母漸老，已沒有當年的腿腳去趕車去騎馬了。多年過去，父母和嬌子、兩個姑姑都已過世，歲月，就是這樣帶走了一代又一代親人。

父母去世之後，我們兄妹多次去看叔叔，他告訴了我們很多過去的事。說爸當兵之後，他成了家裏的頂樑柱，但爸牽掛着家，領了薪水就朝家裏寄，有一次還給爺爺寄來虎骨酒，他在大雪中趕山路去集上取。

叔說祖父祖母一直盼着爸能早點革命成功回來，但終於沒能見到。祖父和祖母先後去世時，爸都在部隊。兩位老人是否見過我的媽媽不得而知，但我們這一代，肯定是沒有見過的。

滄桑桑田，山村的變化是巨大的。與所有城鎮化的城市一樣，分成了新舊兩大區域，新的村舍一排排，寬敞明亮，電氣化，太陽能，網絡，庭院，小車，那是新一代年輕人的居所，還有許多年輕人遠離了村莊，奔向了煙台青島甚至更遠的地方。

而老人們大都留在老宅子裏。風化的石頭牆與老人們的皺紋一起，頑強地守着歲月。走遠的下一代，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走親戚，只是，八零後九零後們，親戚觀念淡薄了，互相已少有聯繫，還會像我們那樣走嗎？等到他們的後代，走親戚，又回到字典中去了吧？

元宵前後，一個名叫「家」的微信群，發着各種各樣的祝福圖，聊以撫慰。

劉姥姥的爲人處世

張魁興

《紅樓夢》中的劉姥姥是個特殊人物，不是主角卻勝似主角，在賈府沒落、王熙鳳死後，劉姥姥救了王熙鳳之女巧姐，是大大的一件功勞，王熙鳳泉下有知定會感激不盡。

也許有人會說是王熙鳳積德行善的因果，我想很多人會笑，王熙鳳是積德行善的主嗎？應該說，絕對不是。當然，我們也得說榮國府有恩於劉姥姥，王熙鳳有恩於劉姥姥，如果榮國府把劉姥姥當成一個乞婆給予施捨，劉姥姥會不會對巧姐施以援手就很難說了，畢竟在那個社會誰也不會好過，你不救巧姐也不會有人怪你。然而，在我看來，劉姥姥救巧姐，那是與劉姥姥爲人處世的思想一脈相承的。

衆所周知，劉姥姥一進榮國府，明的是攀親，實際是乞討去了。這是事實，無法否認。但是，劉姥姥畢竟是一個世故老人，沒有一點乞討的意思，不失尊嚴，不卑躬屈膝。說不好聽的，現在的人能做到劉姥姥這樣的不多。現在的人求人辦事，不是逢迎巴結，就是溜鬚拍馬，根本不把自己當人。劉姥姥找周瑞家的幫忙引見，「原是特來瞧瞧姨子你，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舅爺，若不能，便借重姨子轉致意罷了。」不僅沒有半點乞討的意思，還沒有半點對自己的不尊重。但是言語之間也說明了來意，「今日我帶了你侄兒來，也不爲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裏，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發沒派頭兒，只得帶了你侄兒奔了你老來。」結果首次攀親就得二十兩銀子，對於賈家來說的確是九牛一毛，但對於劉姥姥一家來說，幾乎是一年衣食無憂。劉姥姥用自己的老臉和得當的言談舉止，換來二十兩銀子，可謂旗開得勝。

知恩圖報是做人的美德，劉姥姥具有這樣的美德。等待秋天豐收了，劉姥姥就帶些瓜果蔬菜來表達一下「窮心」，東西固然不多也不值錢，但這是一份心意。人就此如此，好心才有善緣。如果劉姥姥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那我們就看不到劉姥姥二進榮國府那精彩的一幕了。這一幕是《紅樓夢》中最精彩的華章。賈母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劉姥姥似乎忘記了貧窮，賈府上下沒有了貴賤尊卑，可謂其樂融融，一派和諧盛景。爲了讓老祖宗和大觀園的少爺小姐高興，劉姥姥更是裝瘋賣傻娛樂大家。這就是劉姥姥人性最善良的一面。這一次，劉姥姥的收穫可謂相當大，僅現銀就有百餘兩，綾羅綢緞、名貴藥材、各式點心，以及成衣器玩等等，也足以使狗兒一家奔小康之路。

如果劉姥姥的收穫是以失去尊嚴爲代價的，我們也能理解，畢竟爲了生存嘛，但肯定不值得我來稱讚。劉姥姥做的這一切沒有失去尊嚴，沒有突破做人的底線，正所謂窮志不短。這是現代很多人應該學習的，因爲尊嚴無價。作家趙炎在《劉姥姥的破局功夫》一文中說，尊嚴這個東西，不能當飯吃，卻極其要緊。好比人的脊椎骨，藏於身後不顯眼，沒法玩浮術，更不能採虛名，但若出了毛病，那是真要命！社會底層的生計環境，桎梏固然嚴酷，有時會讓人感覺無法逃脫，但若正視既定身份，正確把握這個機會，像劉姥姥那樣，靠自己，也能絕境求生。這就是劉姥姥這個人物形象給我們的人生啓示。

我相信一句話，爲人就是爲己，善待他人是積德，其實也是善待自己。劉姥姥最終救了巧姐，是劉姥姥的善緣，何嘗不是榮國府賈家的善緣，如果沒有榮國府對劉姥姥的善緣，怎麼會有劉姥姥對巧姐的善緣？世上的許多事都有因果關係，有什麼樣的因就會有什麼樣的果。我不是迷信。人生在世幾十秋，善是一生，偽善也是一生，何不真善美呢？劉姥姥的爲人處世值得推崇，如果劉姥姥和榮國府沒有善緣的話，我們就看不到榮國府幫劉姥姥、劉姥姥救巧姐的精彩橋段了。珍惜我們在世上的每一次緣分吧。

向蒲公英訴說夢想

人與事

那太陽光明媚，一朵蒲公英隨風飄進外婆家的院子。小時候，他家的院子牆外長滿了蒲公英；小時候，媽媽常給他講蒲公英的故事；小時候，玩捉迷藏，只要沿着蒲公英飄出的地方去，他總是能找到媽媽……

「媽媽回來了！」他大喊着衝到街上，四處尋找，可就是不見媽媽的影子。他想，一定是媽媽在和他玩捉迷藏的遊戲，過不了多久，她就會出來。於是，他把那朵蒲公英捧在手裏，將所有的夢想都對着它說了出來。

倏忽間，又一朵蒲公英飛過來，又一朵，一朵一朵的蒲公英漫天飛舞，他高興得跑啊跳啊，好像，所有的夢想都在實現。

楊福成

在這個誰都可以有夢想的年代，他也有自己的夢想。剛出生不久，他就被檢測出患有一種怪病，當地醫院治不了，到大醫院需要花很多的錢，於是，他的爸爸媽媽就節衣縮食，攢錢爲他治病。

可錢還沒有攢夠，爸爸媽媽就離了婚。媽媽心疼他，爸爸嫌棄他，這樣，他就被判給了媽媽。不久後，他就隨着媽媽改嫁了。後父有一個女兒，沒有房子，在別人家住住，日子很不好過。他後父脾氣不好，常常打媽媽，他天天嚇得像一隻老鼠一樣躲到陰暗的角落裏。

不幸的生活，讓媽媽加入了信教的隊伍。有一天，媽媽將他帶到了外婆家，然後說教會有事兒，就走了。從此，他再也沒有見過媽媽。

外婆家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兒去。外婆半身不遂，常年吃藥，外公患有嚴重的糖尿病，雙目失明，三個舅舅脾氣都很壞。爲了討好舅舅們，他搶着幹活兒，沖茶倒水，擦桌擦椅擦板檯掃地，客人來了，他會主動地做茶，看見炭爐子上的水壺燒開了，他會趕緊跑過去，翹着腳把水壺提下來，再努力地翹起腳把水沖到暖水瓶裏。

可即便如此，幾個舅舅還是經常打他，有時候他正努力地做着活兒，舅舅就冷不丁地伸出巴掌一下子將他抽到地上。他不知道爲什麼，其實根本就沒有爲什麼。他一個人跑出屋去，騎到馬路上，等待着車能從他的身上輾過，任誰拉他都不起來……

有一天下着雨，舅舅又打他了。他不知道爲什麼，其實根本就沒有爲什麼。他一個人跑出屋去，騎到馬路上，等待着車能從他的身上輾過，任誰拉他都不起來……

有一天下着雨，舅舅又打他了。他不知道爲什麼，其實根本就沒有爲什麼。他一個人跑出屋去，騎到馬路上，等待着車能從他的身上輾過，任誰拉他都不起來……

有一天下着雨，舅舅又打他了。他不知道爲什麼，其實根本就沒有爲什麼。他一個人跑出屋去，騎到馬路上，等待着車能從他的身上輾過，任誰拉他都不起來……

有一天下着雨，舅舅又打他了。他不知道爲什麼，其實根本就沒有爲什麼。他一個人跑出屋去，騎到馬路上，等待着車能從他的身上輾過，任誰拉他都不起來……

有一天下着雨，舅舅又打他了。他不知道爲什麼，其實根本就沒有爲什麼。他一個人跑出屋去，騎到馬路上，等待着車能從他的身上輾過，任誰拉他都不起來……

有一天下着雨，舅舅又打他了。他不知道爲什麼，其實根本就沒有爲什麼。他一個人跑出屋去，騎到馬路上，等待着車能從他的身上輾過，任誰拉他都不起來……



▲划拳要有腔有調，也要有規有矩

划拳

白頭翁

學會划拳是到農村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結果。

晉西北農村窮，但遇到紅白喜事卻從不馬虎，一盆山藥蛋也能做出七、八道菜來。沒有魚就在盆中放一條木頭刻的魚，上面淋上勺漿湯，下面鋪着切成薄片的山藥蛋，起個吉祥名：魚在水中游。農村人會過日子，看着一大盆紅燦肉，紅燦燦油光光那般的誘人，其實就是表面一層，下面是白蘿蔔山藥蛋。炸丸子也分葷素兩種，主桌上擺的是盆小丸子那是肉丸子，其他桌上是海碗堆尖，上面薄薄一層擺的是像櫻桃似的肉丸子，下面全是蘿蔔酸菜土豆粉捏的素丸子。最實惠的是紅燒粉條子，端上來都是用「筮子」，北京人稱那東西爲黑窩盆，兩三厘米寬的山藥蛋粉做的粉條地道，多少年後想起那些一提足有一尺多長的又筋頭又有味道的純粉條還牙縫滋滋地冒饑水。

最開眼的是划拳，划拳是酒席上的最後一台戲，剛開始上菜時，人人都餓得眼裏冒火喉嚨裏恨不能伸出一雙筷子，誰的嘴都不夠使喚，誰還顧得上划拳？「硬菜」過去以後，連湯帶滷帶菜，吃得微微冒汗，這個時候才是划拳的開始。名曰：鼓腹而歌。

農村的白席紅宴都是擺在院子裏，氣派講究的一擺擺一院，一擺擺一街。不怕你嗓門高、調子尖、聲音脆，四野天地而歌。酒大都是縣裏小酒廠土法釀的燒酒。一般都會在買回的酒裏兌些井水，沒有人會計較這些，這是那個時代的潛規則，否則酒到三巡而枯，那才是失禮沒面子的大事。

我們圍在旁邊看，看得津津樂道，看到高興之處拍大腿高聲叫好，像看京劇看到台上的名角一個個亮相一個個高腔贏得滿場的「碰頭彩」！晉西北農村的酒盅不大，五盅一兩酒，摻了不少井水的燒酒頂多二十多度，兩個對陣的飲者「門」前先「立」三盅，酒要斟滿，溢出酒盅。兩人見面，先叫板，一擺手即上陣。叫陣的開門詞唱得漂亮：高高山上一頭牛，兩個犄角一個頭，四個蹄子分八瓣，尾巴長在屁股後頭。

高亢，蒼涼，激動，飄逸……兩個人的聲音和諧押韻，扣得緊又分得清。難在不光有嘴功，還必須五觀配合，手腰並動，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兩個人的動作一模一樣，只是分左右不同。唱高高山上一頭牛，兩個人同時把右手的四指攥攏大拇指豎起，拳對拳，指對指；又唱：兩個犄角一個頭，兩個人同時把左右兩手豎在左右兩耳旁，唱到一個頭時又把左右手同時攥成拳豎起拇指指講究拳對拳指對指；又唱四個蹄子分八瓣，左右兩手一變分別揚起作四指狀，唱到分八瓣時雙



▲這座雕塑所呈現的划拳場面，是過去老北京酒館典型一景

江毛水餃

飲食男女

安慶，臨近長江，航運發達，上個世紀初，各地美食在此彙聚，其中，有許多美食因爲外來菜品的衝擊，各色文人的改造，最終都變了最初的味道。但有一樣始終如一，歷經百年依然如故，那就是江毛水餃。

江毛水餃是安慶的經典美食了，前幾年，到安慶旅遊，聽導遊說了這樣一句話：「到安慶不吃江毛水餃，返程後會悔恨煩惱。」估摸着這個意思，心想，怎麼不吃上一碗呢，在大巴上老聽別人誇讚江毛水餃的美味，卻因疏忽沒有吃到。

江毛水餃其實不是水餃，只不過是安慶人的慣常叫法，把餛飩稱之爲水餃，所以，江毛水餃，也就是江毛餛飩。也就是許多地

方所稱的「雲吞」。江毛水餃與外地的餛飩不同，它「皮如薄紙，餡如珍珠」，此爲形美；它「形如貓耳，肉嫩湯鮮」，此爲味美。中國美食向來講究色香味俱全，這一點，在江毛水餃身上得以全部體現。

水餃與餛飩，一般都是漢族美味，所以，多半用豬肉做成。導遊把我們領到了一家老店，爲我們介紹，江毛水餃所用豬肉必須是江北後山放養的黑毛豬的後腿，這樣的豬肉最爲鮮美；且這樣的豬腿肉裏，多網狀花油，與瘦肉在一起則飽兒，肥而不膩。江毛水餃的創始人「江毛」，名爲江慶福，是個很有傳奇色彩的人，因他脖子上有一撮白毛而得名。清朝光緒年間，江慶福擔着他的挑子，到安慶來，因爲擔心「大城市」裏的人對

吃食很挑剔，着實把餛飩餡兒上下了不少功夫，皮薄到可以照見人影，精挑細選豬肉，最終，「江毛水餃」成了街頭巷尾熱搶的一種美食。

縱觀全國各地，小挑餛飩都是一種特殊記憶的凝結，是承擔鄉愁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小挑子一進街口，近的市民一聞到香味就爭相來買了，深巷裏的人聽到幾聲吆喝，紛紛拿着搪瓷缸、不銹鋼飯盒出來買了。

在安慶街頭，吃着江毛水餃的時候，我依稀可以望見多年前的安慶街巷、碼頭、長江邊，一個肩挑擔子的精明男子，被壓得顛顛巍巍地往安慶街區而來，不多時，就着他笑着返回去了，一路上，唱着黃梅戲，他就是江慶福。江慶福的肩頭卸下疲憊，小挑子上的爐火還冒着熱氣，他心裏盤算着，再積攢一些資金，就可以在安慶租一家舖面了。

